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之三

東莞 陳 建 著 武林 高汝栻 訂

雲間 吳 楨 增刪 高 鼎唐 貽敫 正

甲辰 元至正二十四年 宋龍鳳十年 正月李善長徐達等以上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不允乃率諸臣奉上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以李善長為左相國徐達為右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為平章政事汪廣洋為右司郎中張昶為左司都事諭善長等曰卿等為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専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

建國先正紀綱是求一着得其要領

深然

當鑒其失宜協心爲治以成功業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也

陳理降僣漢平

二月 上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督兵攻城陳理僞太尉張定邊見事急遣卒夜由觀音閣縋城去岳州告丞相張必先使入援必先兵至軍于洪山 上命常遇春率精銳乘其未集而擊之敵大敗遂擒必先必先驍勇善戰人號爲潑張城中倚以爲重縛至城下示之曰汝所恃者潑張今已爲我擒尚何恃而不降乎必先亦呼定邊曰吾已至此事不濟矣兄宜速降爲善定邊氣索不能言武昌城東有高冠山下瞰城中 上問

敗我兵力竟不能一鼓成擒桀驁欲降者賊欲服其心尤況久出在外安得之處良

示將帥英雄駕馭之術不欲以机事告人耳

愍惜以生靈爲念聖主

諸將誰能奪此傅友德請行率數百人一鼓奪之城中益氣索後數日　上遣舊臣羅復仁入城諭陳理及定邊等曰理若來降當不失富貴復仁因請曰主上推好生之仁惠此一方使陳氏孤得保首領臣不食言臣雖死無憾　上曰吾兵力非不足所以久駐此者欲待其自歸免傷生靈耳汝行必不悞女復仁至城下號哭理驚召之入復相持痛哭哭止問故復仁諭以上言詞旨懇切理遂銜璧肉袒率定邊諸軍門降理至俯伏戰慄不敢仰視　上見其幼弱起挈其手曰吾不爾罪勿自懼也命宦者入其宮傳命諭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令

理悉自取之遣其文武官僚以次出門妻子裝資皆俾
自隨凡六閱月而城下不殺一人城市晏然召其父老
撫慰之民大悅于是漢沔利岳等郡皆心附封理爲歸
德侯

友德奉高冠山而中一矢鏃出腦後懷中復中一矢友德不爲動人服其勇

偽漢陳同僉驍捷善擲馳入中軍帳下上方坐胡床
疾呼曰郭四爲我殺賊郭四者郭英也持鎗躍馬奮臂
一呼賊應手殞墜○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床進
上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床工
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侈安得不亡即命

帝王言論與儒者相懸自遠

毀之○定官制改各翼元帥府及樞密分院俱爲各衛指揮使司○以劉基爲太史令僞漢平　上與基密謀取張士誠及平定南北次第　上時至基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之○何容儒士戎簡入見　上語及陳氏事簡曰主上向敗陳氏于鄱陽其衆既潰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費力多矣　上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無完卵乎況事有緩急兵貴權宜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以蹴之兵法曰窮寇莫追若乘勝急追彼必致死鬬殺傷必多吾故縱之遣師綴其後恐有奔逸料彼創殘之余人各偷生喘息不下

大哉王言勉武臣親儒者足見太祖興王規模之宏

豈復攻戰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則我師不傷二則生靈獲全三則保全智勇所得不旣多乎簡大悅服

他日　上與諸將論兵諭之曰汝等非不善戰然臨陣決機智或不足宄親近儒者取古人書聽其謀論以資智識前日戎簡所言吾雖非之當時將校亦有勸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師應之武昌賊衆可以盡獲軍中以爲奇謀不知簡能言之然非吾意也汝等當思勿以吾不用簡言而遂輕儒者

吳楨曰上于武昌始以偏師綴其後然後再駕征之且戒諸將勿輕與戰而從信錄謂師圍六月而歸何不知聖祖之心乎而躁于考實矣今特詳書以正之

殁偽士一祭兵十無叛屍尉又何遠也

俞通海、汪興祖率兵掠劉家港、進逼通州、擊敗張士誠樞院判朱瓊元帥陳勝等百餘人。遣徐達常遇春、攻廬州、部將吳復先登挫敵、擒其驍將樓見張、左君弼奔廬、棄城走安豐、遂克其城

四月、定大都督等衙門官制、復置十七衛親軍指揮使罷江左州郡諸翌、建忠臣祠于鄱陽湖之康郎山　上諭中書省臣曰、崇德報功國之大典自古兵爭忠臣烈士、以身殉國英風義氣雖死猶生。于與陳友諒戰于鄱陽湖、將臣韓成等效忠死敵昭然可數朕念之不忘其議所以崇報于是中書省以死事之臣丁普郎等三十

洗服人心

封熊天瑞

六人列進封贈勳爵有差以韓成爲首功追封高陽郡侯建祠于康郎山設像其中成位第一命有司歲時祭之錄成子觀爲散騎舍人復命建忠臣祠于南昌以祀平章趙德勝知府葉琛千戶張子明等死事之臣凡十有四人○時僞漢將熊天瑞尚竊據贛州未下 上以手書諭鄧愈曰熊天瑞龍鳳八年已請降受賞賜今背違初言輕棄地方理宜討罪安靖人民以愈總兵往討既而復命常遇春總兵陸仲亨爲副愈與遇春等合兵平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牛陂山寨遂進攻贛州圍之

○秋七月 上命徐達等率師廬州左君弼懼不敢逝

取廬州

取荊州長沙

追封死事諸將

入安豐令其將張渙等城守渙君弼之驍將也人以其多智計號樓見張廬州被圍久衆皆不能戰渙與賈丑潛通于達請攻東門巳爲內應于是我師急攻之諸軍悉救東門渙乃斷釣橋開西門出降達兵入執其部將吳副使左君弼等送建康以指揮戴德守之

九月命徐達楊璟等帥師取江陵次于沙市姜珏等以城降改江陵爲荊州府達遣唐勝宗分兵取長沙下沅陵醴陵傅友德取夷陵○上痛念起兵以來諸將臣亦事者多追封胡大海越國公趙德勝梁國公張德勝蔡國公耿再成高陽郡公俞廷玉河間郡公桑世傑永義

設起居注

曾得其人

長平孤城血戰

侯、花雲東丘郡侯、又封張子明為忠節侯、念廖永安陷于張士誠、守義不屈、遥授淮南行省平章楚國公○設起居注二員以宋濂魏觀為之日侍左右記言動○張士誠、遣其弟僞丞相士信寇長興、守將耿炳文、費聚、敗之、獲其元帥宋興祖、士信憤怒、益兵圍城、湯和、自常州來援、與炳文等合兵擊敗之、士信走還、自是士誠奪氣不敢復圖長興、炳文守長興凡十年、孤城血戰、卒保無虞○命常遇春等、圍贛州未下、上命中書右司郎中、汪廣洋、往參謀遇春軍事、諭之曰、汝至贛州城未下、可與遇春等言、熊天瑞困處孤城、猶籠禽阱獸、豈能逃逸

惟聖王善于安民亦惟安民乃可成王業

但恐破城之日殺傷過多要當以保全生民爲心一則可爲國家用二則可爲未附勸且如漢將鄧禹不妄誅殺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此可爲法向者鄱陽湖之戰陳友諒既敗生降其兵至今爲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之

見得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民我前克湖廣禁軍士毋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無民何益廣洋至贛見遇春傳 上命時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浚濠立柵以圍之

時承前尹堅備將多力乘高飛巨石中遇春額天瑞悉力拒守

贛州降始則勸降既則褒揚皆成偏德業

乙巳 元至正二十五年 朱龍鳳十一年 正月遇春圍贛日久以 上命勿殺故困服之天瑞子元震窮出覘兵勢遇春亦從數

敎無窮

贛州之役　上于廣洋有諭于仁將有褒可謂誠于保民

驍出猝與相遇元震來襲遇春遣將士揮刀擊之元震奮鐵檛以拒且鬬且却遇春曰壯男子也舍之至是天瑞援絕糧盡遣元震出降天瑞尋亦肉袒詣軍門盡獻其地遇春送天瑞至建康　上喜甚遣使褒諭之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以隆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捷書至予甚爲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予深有賴焉

天瑞既降尹弼臨不敢見欲自殺遇春召見慰撫之臣弼予當如是乃還剚薦之　上命武力四輩與角力皆不及以爲直鼓將軍贛州既降不殺戮一人于是南安南雄韶州諸郡皆降　天瑞標題常加旗獻

民附及其既降有司仿徵舊額上曰此豈可爲額也命罷元震姓田氏爲天瑞養子善戰有名遇春喜其勇薦爲指揮

大都督朱文正有罪免官安置桐城文正高皇帝兄南昌王子也少孤帝撫之愛如已子既長涉獵傳記勇敢有才畧然深狡强戾人莫敢觸帝嘗與語曰汝欲何官文正郎曰爵賞不先衆人而急私親無以服衆且叔父既成大業姪何憂不富貴帝善其言益愛之使守江西遂驕淫暴橫奪民婦女所用床榻僭以龍鳳爲飾又恐帝不先封已前所對者皆詭辭帝遣人責之文正懸懼謀叛降張士誠江西按察使李飲冰奏

恩義兼至

之 帝曰此子不才如此非吾自行無以定之卽日往南昌艤舟城下遣人詔之文正不意帝遽至倉卒出迎帝泣謂曰汝何爲若是遂載與同歸至建康羣臣交章劾之請寘于法 帝曰文正固有罪然吾兄止有是子若寘之法則傷恩矣乃免文正官安置桐城召其子鐵柱語之曰爾父不率吾教恣肆兇惡以貽吾憂爾他日長成吾封爾爵不以爾父廢也爾宜修德勵行益前人之愆則不負吾望矣文正卒 帝封鐵柱爲靖江王改名守謙

二月張士誠寇我諸全之新城嚴州先是 上以謝再

與守諸全李夔庚總制諸全寘馬再興以夔庚處巳上忿忿不樂遂叛殺知州欒鳳鳳妻王氏以身蔽鳳并殺之執夔庚奔紹興降于張士誠至是士誠集兵二十萬遣其將李伯昇掠我叛將謝再興寇新城部陳延亘十餘里軍容甚盛守將胡德濟堅壁拒守遣使求援于李文忠文忠即率兵由嚴陵馳赴援之未至新城十里自龍洒據險立營德濟遣人間道詣文忠曰衆寡不敵姑宜緩之以俟大軍之至文忠曰以衆論之則我非彼敵以謀論之則彼非我敵且八千之謝玄破八十萬之符堅術非衆乎若未戰而退則彼勢益熾雖大軍至亦難

静激之利誘之

有出下生者故生轄也

爲攻矣莫若與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何避之有遂下令曰彼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當驕可一戰而擒擒彼之後輜重皆汝等有也次日有白氣覆我車上或曰此勝敵之兆也詰旦會戰文忠集諸將仰天誓曰朝廷大事在此一舉豈敢愛生以後三軍即橫槊據鞍引數十騎乘高馳下直出陣後衝其中堅敵列騎迎戰文忠格殺數人所向皆靡敵中軍梟將周遇等與謝再興及苗軍見之震懾失色遂潰亂自相蹂躪德濟亦帥城中將士鼓譟而出呼聲動天地莫不以一當百斬首數萬級血流膏野溪水盡赤遣指揮朱亮祖等追擊餘寇燔其

管落俘偽同僉韓謙元帥周遇蕭山等六百餘人卒士三千委棄輜重鎧仗彌亙山丘舉之數日不盡其偽五太子僅以身免張士誠自此氣奪勢衰

捷報上召文忠德濟赴京賜以名馬御衣既見謂羣臣日我朝豈為無人如德濟實豪傑將陞右丞後德濟從徐達征杭浪失利部下千百戶皆誅械德濟至京上日德濟雖可誅然守信州救諸暨守新城皆有功特赦之

時江西湖廣皆平乃謀取張士誠先是士誠謀王惟弟王德及部將左丞史椿後士德被擒椿被讒出守淮安椿見士誠不是做事業人遣使奉書欲來歸事泄士誠殺之委政於弟士信士信惟務酒色用王敬夫葉德新

習而後戰 教而後精

蔡彥夫三人謀國皆諂佞小人 上聞之曰我諸事無不經心尚且被人矇我張九四士誠九四行終歲不出門理政事豈有不着人矇者乎且士德史椿皆爲惟恃弟士信行事吾立見其敗矣時有市謠十七字曰丞相做事業尊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別時兩淮州縣多爲張士誠所據 上欲先取之乃親閱試將士命鎮撫居明率軍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敢士賞銀有差且偏給酒饌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諭之曰刀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溺弓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吾故擇汝等練之今汝

精而未有不克敵者

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富貴惟有功者得之顧謂起居注詹同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陣近聞軍中募兵多有冗濫者故特為戒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也

討陳有定

四月命處州總制參軍胡深率楷捍朱亮祖耿天壁等討陳有定胡深進兵克浦城遂與友定將阮德柔戰城固守我師次城下時朱亮祖即欲攻之深視氛祲不利謂祖亮曰天時未協將必有灾未可與戰亮祖曰參軍何得以灾為解師已至此豈可緩乎且天道玄遠山澤之氣變態無時何足徵也迫其進兵深猶未可適德柔

胡深上應天意

胡深死難

取襄陽

屯錦江遏深陣後亮祖各深督戰益急深不獲已遂引兵鼓譟而出破其二門德柔盡率精銳扼深軍圍之數重時日已暮深知營壘未安而兵鬬未解難以持久突圍而出德柔伏兵忽起馬蹶被執有定禮遇之深具道天子仁聖四海歸心羣雄樂爲之用援竇融歸漢故事以感動之定初無殺深之意會元使者至督迫之遂遇害先是日中有一黑子劉基奏曰東南失一大將至是深果敗沒深有文武才守處州五年威惠甚著一方賴之及死 上深痛惜追贈縉雲郡伯○常遇春帥吳復傅友德等取襄陽安陸時元同僉任亮擁衆栅守安陸

有功保障

克淮安

吳復將先鋒自沔倍道徑擣安陸傅友德繼其擊之身被九鎗亮兵大潰生擒之遇春表任亮壯毅可用 上命釋之授樞禪僉事立湖廣行省以鄧愈平章政事鎮之○湯和帥師擊江西劇盜姚大膽斬之取永新州戮僞左丞周安等仍命回守常州和守常州凡十年防禦周密寇來輙破走之與吳良守江陰耿炳文守長興氣勢聯絡屹爲東藩保障

十月命徐達常遇春等率馬步舟師並進規取淮東首克淮安進攻泰州張士誠恐失泰州乃遣舟師薄淮安駐范蔡港以撓我師 上知其意諭徐達曰寇兵初駐

聖算了料

取泰州

並下高郵

范蔡湛吾度其有詐今觀望猶豫不敢即泝上流其爲詐益明然寇計不過欲分我勢非有決機乘戰之謀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禦之大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自老之師乘其怠慢擊之必克泰州既克其餘寇解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

十月果克泰州徐達等既克泰州虜張士誠將嚴再興等凡十四人騎卒五千傳送建康　上命安置潭辰二州時天寒命人賜衣一襲婦女亦賜衣履鍼線布帛初衆自以爲拒命必不免及得賜又妻子完聚咸感悦拜呼萬歲而去自是高郵亦下

張士誠所據郡縣、南至紹興、與方國珍接境、北有通大高郵、安徐宿濠泗、又北至濟寧、與山東相距、上欲先取通太高郵、以翦其羽翼、然後專取浙西、亦易易也

置國子學于應天府、設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籍、典書等官、

學成、上臨視之、規製宏麗、聖情怡悅、行至廣業堂前、偶發一言云、天下有福見郎、應得居此、迄今居此者往往占魁選、躋位三台、他堂不及也、又請堂中都無蜘蛛、上來時見蛛網布暑閑日、我纔建堂尒、輙像之耶、顱呵出之語、訖而蛛絕跡、今國學在優冊山之陽、晉宋以來、為戰壞、貲骸沈藉、舞天陰雨、屋鬼輙出陵人、往往至死、乃創雞鳴寺、設醮以度、終不息、皇后言于上、上日、兵鬬耶、不勝正、非孔子大聖人不能鎮之、即日遷大成木主于此、鬼遂祓、因即其地、建國子監、

丙午 元至正二十六年、宋龍鳳十二年、 正月、僞吳舟師數百艘出馬馱

泖浙大江。浸鎮江江陰。守將吳良吳禎。嚴兵以待。上親帥大軍水陸並進。討之至鎮江。寇已遁去。追至巫子門。寇乘潮逆拒。首尾相失。良等縱兵夾擊。大破之。獲士卒二千。寇退。上臨幸江陰。見良等防禦有方。謂曰。汝非昔日之吳起乎。稱歎久之。良在江陰十年。軍民安枕。一境帖然。上有事江漢。大軍屢出。東藩竟無擾。皆良爲之捍蔽也。○置兩淮都轉運鹽司

沈謀良是
書稱聖心

聖祖翦亂華雄而顛倒之。所爲備者。首偽漢。次偽吳。二國覺壤相連。使其謀通兵犄。亦大費征詸。聖祖如識其機。欲剪漢之羽翼。故遣耿炳文守長興。吳良守江陰。以蔽吳。二臣者不孤所託。數年吳人足跡不敢西向。然後得以盡偽漢而藏之。起滅吳者。正所以滅漢也。漢既滅于馬。併力向吳。釜魚籠鳥。何所假息

取興化

是滅漢者。又所以戒其災也。讖者謂吳不亡于諸將合圖之時。而亡于二臣善守之小。亦信然哉

初徵湖廣江西魚課李善長等言湖廣邊務兼課魚課若兼收江西等魚利歲可得穀一百萬石資給軍餉每歲差官按其欺隱悉從之于是河泊利大興軍食取給

二月黃河北徙

先是河決小流入達下清河壞民居傷禾稼至是復北徙自東明曹濮下濟寧民皆被害

三月徐達等提師取興化 上命達圖泰州興化海安通州高郵山川地形要害以進覽上見鮑子角為興化要地寇兵所出之路令達以兵絕其臨達如肯進兵遂克興化

濠州吾家

四月徐達等克高郵進攻淮安擣馬螺港拔其水寨獲戰艦千餘僞吳守將右丞梅思祖封府庫籍兵出降請門并獻所部四州　上嘉其知命得免生民于鋒鏑授大都督府副使○濠州自郭子興趙均用棄守後屢爲人竊據最後張士誠部將李濟據之　命李善長以書招之不報　上曰濠州吾家鄉今爲張氏固守是吾有國而無家可乎乃命韓政督顧時等攻之至濠攻其水簾月城又攻其西門城中拒守甚堅政乃督兵以雲梯砲石四面並攻城中不能支濟乃出降　上幸濠州省陵墓追念　仁祖　太后始葬時禮有未備議欲改

敦諭之祈謂然令人博一科第使恍視鄉隣者多矣

敎道子孫爲善惓惓

葬。有言改葬恐泄山川靈氣乃不復啓葬但增土以培其封。陵旁居民汪文劉英于上有舊召至慰撫令招致隣黨二十家以守陵墓命有司復其家○濠州父老經濟等來見　上與之宴謂之曰吾與父老不相見久矣。今還故鄉念父老鄉人遺罹兵難以來未遂生息吾甚憫焉濟等對曰久苦兵爭莫獲寧居今賴　主上威德各得安息勞　主上憂念　上曰濠吾鄉父母墳墓所在豈得忘之與諸父老飲宴極歡　上又曰諸父老皆吾故人豈不欲朝夕相見然吾不得久留此父老歸宜教道子孫爲善立心孝弟勤儉務生鄉有善人由家有

尚勉者一宋然所謂主者遍天下為一身也

賢父兄也濟等頓首拜 帝又曰鄉人耕作交易且令無遠出濱淮諸部尚有寇兵恐為人所抄掠父老等亦宜厚自愛以樂高年于是濟等歡醉而去

五月韓政會徐達等進攻安豐以兵扼其四門晝夜攻之不下乃于城東龍堋潛穿其城二十餘丈城壞始破之元將忻都竹昌及左君弼皆出走追奔四十餘里獲忻都并君弼裨將賁元帥而還竹昌君弼皆走汴梁既而元將竹貞引兵來援我師與戰復破走之○元徐州守將樞密同知陸聚見淮東西皆平遂以所部徐宿二州來歸 上甚喜謂其當我軍之未至即先以土地人

求書籍

兵革之際皇上于聖賢之學孜孜適焉仁翁矣

如此數端出冠千古可爲萬世之法適觀從信俱不識何也

民來歸深嘉之命爲江淮行省參政仍守徐州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 上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王五帝之書不盡傳于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世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于後世吾每于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眞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存仁講尚書洪範篇至休徵咎徵之應 上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相應稽之往昔

君能修治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乖異迭見其應如響箕子以是告武王爲君人者之警戒今宜體此下修人事上合天道然豈特爲人上當勉之爲人臣者亦宜修省以輔其君上下交修斯爲格天之本○僞夏主明昇遣使來聘命參知政事蔡哲往報之哲挾畫工同往圖其山川險易以獻　上覽而嘉之遂爲取道伐蜀之張本哲武昌人始仕陳友諒爲御史弃之來歸

七月平章楚國公廖永安卒于姑蘇　上親爲文祭之辭極哀痛仍塑像祭于功臣廟

八月拓建康城

建康舊城北據大江東盡白下門外距鍾山既闊遠而舊內在城中因元南臺爲宮稍庳隘 上迺命劉基等卜地定作新宮于鍾山之陽在舊城東白下門之外二里許增築新城東北盡鍾山之趾延亘周迴凡五十餘里規制雄壯盡據山川之勝 上初建都金陵時劉伯溫相地蔡前湖爲正殿基業已植樁水中 上嫌其逼少徙于後伯溫見之問曰誰移此者上曰我也誠意默然徐曰如此亦好但後世不免遷都之舉

淮東諸郡既平遂議討張士誠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謂曰張士誠據姑蘇數侵擾吾近地爲吾境內之寇不可不討諸公其熟計之李善長以爲未可獨徐達進曰張氏驕橫暴殄奢侈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李

一閱敗形成如指列

伐張士誠

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惟擁兵將爲富貴之娛耳。其居中用事者黃、蔡、葉三參軍輩，迂濶書生，不知大計。臣奉　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　太祖喜，顧達曰：諸人局于所見，獨汝合吾意，事必濟矣。于是命諸將簡閱士卒，擇日啓行。　○庚戌，以伐張士誠，祭告大江之神。辛亥，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爲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

上御戟門，集諸將諭之曰：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聲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今介乎二人之間。

相與抗者十餘年。桀二人所為其志豈在于民不過貪富貴聚淵藪劫奪寇掠而已。友諒敗滅蜀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強力數侵我之疆埸頻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令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擄掠毋妄殺戮毋發丘壠毋毀廬舍聞張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愼勿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師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凡為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為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為務卿等勉之諸將再拜受命將發 上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

[illegible]慮已定終不走

不得消

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薰其穴此行當直擣姑蘇姑蘇既破諸郡可不勞而下 上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騏潘原明等皆強梗之徒相為手足士誠苟至窮蹙天騏輩懼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騏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于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徐達等師至太湖迎偽萬戶尹義石清等迎戰破擒之

九月取德清擒其院判鍾正直趨湖州之青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遂抵城下壘其四門晝夜環攻之

僞丞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爲援屯于舊館出我師之背常遇春統奇兵由大全港入結營東阡復出敵背且塡塞溝港絕其歸路士誠事急遣平章徐義統赤龍船親軍來援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大敗其五太子及呂珍朱暹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五太子士誠養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珍暹善戰至是皆降士誠大失所倚以呂珍等徇于湖州城下守將李伯昇及左丞張天騏舉城降○華雲龍率兵攻嘉興克之命李文忠總水陸帥下淅江文忠遣指揮朱亮祖耿天璧攻桐廬僞將戴元帥出降復遣指揮袁洪孫虎克富

彼有所托而來降從延入臥而款接一以誠交

陟擒其同僉李天祿遂合兵攻餘杭守將謝五等全城歸順杭州守將僞平章潘原明遣員外方彝詣軍門納（仔細）降文忠曰師未及城而員外遠來得無以計緩我乎彝曰大人奉命伐叛所過秋毫無犯杭雖孤城生齒百萬擇所託而來尚安有他意乎文忠見其誠引入臥內款笑款接命條畫入城次第翌日遣歸原明遂封府庫籍軍馬錢糧及執苗將蔣英劉震出降文忠入宿于城下（行營伏）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釜即斬以殉由是內外帖然民不知有更革事凡得兵三萬糧二十萬石　上以原明全城歸降民不受鋒鏑仍授浙江行

敍事

取太倉州崑山等縣及松江皆降

省平章命懸胡大海畫像剌將英劉震心血以祭之

李文忠復進攻紹興路克之○平章俞通海分兵取太倉州民獻羊酒香花迎降淛道通海卻其獻慰諭之約束軍士秋毫無犯民大悅僞帥陳仁等率大船百餘艘來降崑山及崇明嘉定聞風皆降松江路守將朱顯忠聞之亦降

韓林兒殂

十二月宋主小明王韓林兒殂

小明王初爲劉福通等所立都于亳自亳徙安豐自安豐徙都汴梁兵敗復走安豐安豐沒于張士誠乃入建康上及諸將欲求之劉基不可而止至是卒○韓林兒之立也　太祖爲吳王時凡用人行政見于牒文稱龍鳳年號則曰皇帝聖旨吳王令旨上下施行率以爲常迄進二年及其旣殂乃始稱吳元年

營建以朴陋爲制揭觀治亂之源

書訓愈丹青

小明王既殁　上與羣臣定議以明年爲吳元年立宗廟社稷建宫闕具營繕者以宫室圖進　上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即命去之謂中書省臣曰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斵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上稱盛德必以堯爲首後世競爲奢侈極宫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亂由是起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宫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既而新殿成制皆朴素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于兩廡壁間曰前代宫室多施繪畫今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于丹

毓爲盛處井井有條制禮作樂煥然文治之光

青乎時有言瑞州出文石可以甃地者 上曰爾不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侈麗但構爲宮室已覺作者之勞況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慚而退尋命協律郎冷謙考正宗廟雅樂音律及鐘磬等器并定樂舞之制

丁未 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 正月 上遣使以書遺元擴廓帖木兒先是使臣汪河等爲擴廓所拘留 上屢以書諭責之不報至是復與之書曰予自起義以來拓地江右

發端便妙

閤下之先以興復爲名提兵河北相去各天一涯。維閤令先王去世閤下克成其功且以尹煥章齎書致禮既

使禮屬能轄此書內和諸神以經開亦亦可分勇敢比精乎敢而要恨矣

朕而來使予踴躍興起用遣汪河致禮同往爲死者弔爲生者慶初非無故也今汪河去而不還予請以古人之尋言之昔春秋之世諸侯分治朝聘以時未嘗執其使者齊頃公伐楚楚使行人來聘師乃次于陘亦未嘗執其使者古人豈不思一介之使不過將誠道意所拘者小所失者大也況閣下控守地非不遠兵非不多所慮者張思道操觚于潼關李思齊抗衡于秦隴俞寶之兵蓄縮于肘腋王信之衆生孼于近郊恐閣下自以功成遂安如泰山置之不問坐使諸雄連結禍機一發首尾莫救此深爲閣下惜所以數四遣人奉書瀆聽者是

恭誦此書爲擴所誅者甚悲惜乎其設而不悟也

予欲盡一得之愚于閤下閤下何爲自矜倘即遣能使刻日將命以汪河錢祿等還並協不失前盟亦可取信于天下如其不然是又開我南方之兵端爲彼後日之戰禍閤下其審思之毋貽後悔指揮戴德率兵取沅州命傅友德守徐州

二月元擴廓帖木兒遣其驍將左丞李二來寇兵駐陵子村友德堅壁俟其出掠乃將步騎三千餘泝舟至呂梁捨舟登陸擊之李二遣裨將韓乙盛兵迎戰友德即躍馬奮刺韓乙墜馬敗去友德度李二必益兵來鬪趣還城開門出兵陣于城外令士卒皆臥鎗以待聞鼓聲

免租税一時葢民求詳稍北未一體以總租恤民爲務其王規模自別

即起擊有頃李貳果率衆至友德令鳴鼓我師皆奮起衝其前鋒李貳衆大潰溺死者無算遂生擒李貳獲其將士擢友德江淮行省參知政事○命免太平應天鎮江諸郡租賦有差上謂中書省臣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凋獘土地荒蕪失業者多葢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譬之瘡熱者思得淸凉冒寒者思就温煖爲人上者固當念之且如太平應天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其有租賦宜與量免少甦民力省臣傅獻對曰恤民王者之善政至上念之及此眞發政施仁之本也　上因歎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歸得

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若居民上飲食豐美心未嘗忘況吾民居于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于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鎭江等處租賦一年○大軍圍姑蘇久不下徐達遣人自軍中請事 上勞以手書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爲之輔佐成周伐罪膺湯啓興炎漢伏蕭羣策畢舉所以克集太勲肇啓隆祚者也將軍自昔卅從忠義出于天性然且沉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絶亂畧消靡羣慝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肯逗次有違誠社稷之慶邦家之

親論手書見君臣交盡其道所以成功之易也

不掣肘不中制命將之道宜是

禰然將在外。君不御。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

定文武科

三月。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畧、通曉天文之士。有兼通書律、廉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乃下令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于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廢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修身、治國、齊家、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隆盛也。茲欲上稽古制

二者不可偏廢

爲政務尚實效此太祖誠意之治

俞通海卒

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筭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爲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徐達擊俞通海兵討張士誠通海于滅渡橋戰敗賊寇提兵桃花塢蕩其營中流矢創甚還京師　上幸其第見其病革顧謂曰平章知予來問疾乎通海不能語遂揮涙而出明日通海卒年三十八車駕復臨幸哭之慟從官衛士

莫能仰視、

俞通海、後追封豫國公、改封虢國公、配享太廟、弟通源、通淵、亦皆封侯、

聖祖痛念二親可為稱孝

四月 仁祖忌日、時上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泣下不止。已而謂起居注詹同等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値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皆流、不能仰視。

五月、初置翰林院、以陶安為學士、朱升為侍講學士、並知制誥兼修國史、

六月久不雨 上日減膳素食、謂近臣吳去病等曰、予

救旱祈雨

以天旱故率諸宮中皆素食使知民力艱難往時宮中所需蔬茹醯醬皆出大官供給今皆以內官為之懼其煩擾于民也既而大雨羣臣請復膳 上曰亢旱為災實由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損必多縱食奚能甘味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弭天災但當謹于修己誠于愛民庶可答天之眷乃下令免民今年田租○

高祖謙讓皆此以後前陳乘成項然後稱帝者無異

相國李善長率諸臣勸 上即皇帝位 上不許善長等力請曰殿下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羣雄剗削殆盡遠近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早進位號以慰臣民之望 上曰我功未服于天下德未孚于人

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塗尚梗若稱大號未愜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有歸察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稱尊志驕氣盈卒致亡滅遺譏于後吾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中書省議李飲冰楊希聖弄權不由兆政李善長劾奏之 上命黥二人面云姦狡百端詭譎萬狀○七月改禮儀先是承元制禮儀俱尚右至是命百官禮儀俱尚左

向汝林曰古者賓位皆在西以東卑于西也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後通謂主人為東道主韓信得廣武君東向坐西面師尊之又史記陳平願以右丞相讓周勃于是帝以勃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為左

正與在德不在險之意合

後世奉使者類以誇美爲能不知斯對之取不在誇美也

丞相位次第二古者得罪下遷者爲左遷故古人尚西尚右後世有險道尚西之說遂以東爲尊而尚左云

八月蜀明昇遣使來聘。蜀使者自言其國東有瞿塘三峽之阻北有劍閣棧道之險古人謂一夫守之百人莫過而西控成都沃壤千里財利富饒實天府之國

帝笑曰蜀人不以修德保民爲本而恃山川之險誇其富饒此豈自天而降耶使者退　帝因語侍臣曰吾平日爲事只要務實不尚浮僞此人不能稱述其主之善而但誇其國險固失奉使之職矣吾嘗遣使四方戒其謹于言語勿爲誇大恐貽笑于人蓋以誠示人不可虛誕如蜀使者之謬妄當以爲戒也

○徐達既下湖州即引兵向姑蘇至南潯張士誠元帥王勝降至吳江州圍其城參政李福知州楊彝降徐達等兵至姑蘇城南鮎魚口擊張士誠將竇義走之康茂才至尹山橋遇士誠兵又擊敗之焚其官瀆戰船千餘艘及積聚甚衆達遂進兵圍其城達軍葑門常遇春軍虎丘郭子興軍婁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閶門王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屠對築臺三層下瞰城中名曰敵樓每層施弓弩火銃于上又設襄陽礮以擊之城中震恐

茅成戰死

有楊茂者無錫莫天祐部將也善沒水天祐潛令入姑蘇與士誠相聞邏卒獲之于婁門水柵旁送達達釋而用之時姑蘇城堅不可破天祐又阻兵無錫爲士誠聲援達因縱茂出入往來因得其彼此所遺蠟丸書由是悉知士誠天祐虛實而攻圍之計益備達時督兵攻婁門士誠出兵拒戰我武德衛指揮副使茅成戰死○命有司建廟祀置太常司○方國珍既入貢復陰泛海北通元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定王師討姑蘇國珍擁兵坐視實假貢獻覘勝敗爲叛服計上以國珍反覆貽書數其十二過國珍得書不報復以書諭之乃懼爲泛

立太廟

姑蘇平張士誠死

海討。上命朱亮祖率兵討之。

〇〇太廟成〇我師圍姑蘇。上初不欲煩兵但困服之耳久不下。上以書諭士誠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漢祖滅秦歷代帝王之興兵勢相加乃為常事當王莽之亡隋之失國豪傑乘時蜂起圖王業據土地及其定也惟歸于一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有智者事業將成亦當革心畏天順民以全身保族若漢之竇融宋之錢俶是也自古皆然非今獨異爾能順附其福有餘孰為困守孤城危其兵民自取族亡為天下笑士誠不報士誠被圍既久欲突圍以戰規城左方見陣嚴整不敢犯欲趨盤

我軍轉至閶門將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分兵北濠截其兵後遣兵與鬬戰良久未決士誠復遣徐政黃哈喇八都等兵千餘人助之又自出兵山塘爲援山塘路狹塞不可進麾令稍却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爲猛將能爲我取此乎弼應曰諾即馳鐵騎揮雙刀往擊之敵衆稍却遇春因率衆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甚衆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計忽忽無所出時降將李伯昇知士誠勢迫欲說令歸命乃遣客詣士誠門告急士誠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爲公言興亡禍福之計願公安意聽之士誠曰何如客

以天數舉端立意甚卓

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喑嗚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天下歸于漢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穽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于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名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語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將帥親戚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妓舞女

日夕酣宴身衣天下至美口甘天下至味猶未厭足提兵者自以爲韓白謀畫者自以爲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于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問縱知亦不問故淪至今日士誠曰吾亦甚恨無及然則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于國家有利于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荆楚兵甲百萬與江右之兵戰于姑孰鏖于鄱陽陳友諒舉火欲燒江右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我益急公恃湖州援湖州失

答亦善說言言藥石

非孤疑也恒僵如故耳

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守此尺寸之地譬以死拒然竊慮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竊以爲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爲萬戶侯況嘗許以竇融錢俶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傳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俯首沉慮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決也士誠徵卒兵突出胥門索戰鋒甚銳遇春傑之兵稍却士誠弟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且止遂鳴金收軍遇春因乘勢奮擊

勢窮力竭矣猶背城百戰

大破之追至城下攻之益急復築壘迫其城自是士誠不復得出矣士信張虬城上踞銀椅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而死時城圍既久熊天瑞教城中作礮以擊我師多所中傷城中木石俱盡至拆祠廟民居為礮具徐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笆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得傷至是達督將士破葑門常遇春亦破閶門新寨遂率眾渡橋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參政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傑知不能敵投兵降周仁徐義潘元紹及錢參政皆降噱時士誠軍大潰諸將遂蟻

附登城城已破士誠猶使副樞劉毅收餘兵尚二三萬親率之戰于萬壽寺東街復敗劉毅降士誠倉惶歸從者僅數騎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矣若曹何為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齊雲樓下及城破驅其羣妾侍女登樓趣其自盡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劉氏遂自縊死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走達遣士誠舊將李伯昇至士誠所諭意時日已暮士誠距戶經伯昇決戶令降將趙世雄抱解之氣未絕復蘇達又令潘元紹以理曉之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盾舁之出葑門途中易以戶扉舁至舟中凡獲其

劉氏可謂有志節矣然平日未聞有一言相規何也

官屬平章李行素等、府官將校官吏家屬凡二十餘萬、皆送建康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不肯起舁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　帝欲全士誠而士誠竟自縊死賜棺以葬之○姑蘇旣至無錫莫天祐以城降初天祐附張士誠大將軍徐達累遣使諭降天祐俱殺之至是胡廷瑞等率兵攻其城州人張翼知事急率父老往見天祐曰吾民不見天日十二年張氏已就縛固守將誰爲兒未必能守一城生民存亡皆在今夕願熟思之至是降

莫天祐降取無錫

朱亮祖師至天台縣尹湯盤以城降亮祖進攻台州方

取台州溫州諸處

國瑛出兵拒戰，我師擊敗之，指揮嚴德戰死。初，國瑛聞王師至，即欲遁去，會其都事馬克讓自慶元還，言國珍方治兵為城守計，勸國瑛勿去，國瑛始約束將士乘城拒守，然士卒懼，往往有逃潰者。我師攻之急，國瑛度力不能禦，以巨艦載妻子夜出興善門，走黃岩。亮祖入城，遂下仙居諸縣，進兵溫州，陣于城南七里。方國珍之子明善將兵拒戰，我師敗之，追至城下，分兵攻其四門。明善遂挈妻子遁去。亮祖入城，撫諭其民，分兵瑞安，守將同僉謝伯通降。○張士誠既平，參知政事張昶欲亂政，使人上書，稱頌功德，謂群雄既平，宜及時為娛樂。上

以示劉基基曰是欲爲趙高也　上頷之既而祖陰事
覺命都督馮勝等鞫之獲實祖伏誅
十月　上謂給事中吳去疾等曰吾以布衣起兵與今
君臣相遇成大功盛事
李相國等皆鄉里所居相近遠者不過百里君臣相遇
遂成大功良非偶然今掃除羣雄撫有江南毋中夜思
之中原未平正焦勞之日豈能坐守一方而忘遠慮乎
○命罷浙江等處行中書省于杭州府陞右丞李文忠
知平章事○改李善長爲左相國徐達爲右相國○上
將命諸將北伐謂信國公徐達曰自元失其政君昏臣
悖兵戈四興民遂塗炭予與諸公仗義而起初爲保身

極詳且盡

之謀、冀有英安生民者出。豈意大難不解。爲衆所附。迺率衆渡江。與羣雄相角。逐削平陳友諒。滅張士誠。閩廣之地。將以次而定。尚念中原擾亂。人民離散。山東則有王宣父子。狗偷鼠竊。反側不常。河南則有王保保。名雖尊元。實則跋扈。擅爵專賦。上疑下叛。關隴則有李思齊張思道。彼此猜忌。勢不兩定。且與王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將亡。其機在此。今欲命諸公北伐、計將何如、常遇春對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直擣元都、以我百萬之師、敵彼久逆之卒、挺竿而可以勝也、都城既克、有破竹之勢、乘勝長驅、隨皆建瓴而下矣。　上曰、元建都百年、城

北取中原

守必固若如卿言懸師深入不能即破頓于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諸將皆曰善 上顧徐達曰兵法以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卿其識之于是命徐達為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為征虜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由長淮大河北取中原胡廷瑞為征南將軍何文徵為副將軍率吉安寧國南昌袁贛徐和無為等衛軍由江西取福建湖廣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武曲荊

命將出師務挈其要

惟君知臣

州襄陽常德潭嶽衡澧等衛軍取廣西召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鬭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徐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常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親遇數騎戰即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數尚據城搶揮遇春爲大將軍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遇春雖領前鋒或敵勢强則遇春與參將馮宗異分爲左右翼各將精鋭以擊之左丞薛顯

論諸將用兵之道進取之方如不經意而山之真是天縱之聖

叅政何友德、皆勇冠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畧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羣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御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謂達曰、閫外之事汝實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西、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須嚴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審進退之機、適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虛而彼實則避之、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强、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嘗與諸豪傑並驅、觀其取敗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

之論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昔漢高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宣力于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勉之諭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實無過故命汝總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爲爾之副湖廣參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吾昔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御無法心竊鄙之及後握兵權所領一軍皆新附之士一日驅之野戰有二人犯令即斬以徇衆皆股慄莫敢違吾節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爲間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里險易今總大軍進征凡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否

上諭各將詞極嚴正直存痛快

數元罪過字字著脉

爲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于汝于是達等拜
命辭出○上既諭遣諸將征伐復馳檄諭齊魯河洛燕
薊秦晉之人曰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
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
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
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歎
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
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酖兄至于弟取兄妻
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婦長
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

覽看諸詳
獨孫廉各
各從直說
言

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豈可爲訓于
天下後世哉及後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
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
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
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
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
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
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
戰戰兢兢處于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
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

爲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呑噬反爲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漢沔湖湘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奉天承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逐羣虜拯生民于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爲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吾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于中華背我者自竄于塞外蓋我

得天意順天心

統是一体無外

定律令頒曆

中國之人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

○十一月命中書省詳定律令頒戊申曆先是　上以唐宋以來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須行之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姦弊自平武昌以來郎議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欲頒示成法俾內外遵守乃命左相國李善長參知政事傳獻楊憲太史令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同詳究律令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

事則從簡理則歸當千古不易之論

可重姦貪之吏得以貨賂爲姦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卿等宜盡心參究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爲久遠之法旣而劉基及太史院屬高翼以所定戊申曆來進 上遂命頒行之○時方國珍遁入海島 上復命廖永忠爲征南副將軍率師自海道會湯和等兵討之其部將多來降諸郡縣相繼皆下國珍惶惑失措和等復遣人招諭之國珍乃遣子明善奉表乞降上始怒其反覆及覽表憐之乃賜書曰昔汝外示歸誠中懷詭詐吾姑容之待汝自效豈汝行小智愈肆奸宄竟背前盟致勞我師汝尚

不卽自稽首歸命逃于海上猶觀望成敗今勢窮來歸詞甚哀懇吾當以此誠爲誠不以前過爲過汝勿自疑率衆來歸悉從原宥國珍親率其昆弟子姪并所部將士待罪軍門湯和送赴京師入見　上曰汝獻欵已久何爲反側復勞征伐國珍頓首曰臣遭時多艱逃亾海上終期歸附聖明以全首領不意又勞王師此非出臣心實羣小所誤是以至此惟陛下哀其愚特赦其死上曰草昧之時英雄角逐人孰不欲有爲亦誰能識帝王之有眞者其爲去就安能無所趦趄爾之所爲亦何足責朕推赤心待汝汝其自安勿用懷疑國珍頓首謝

之官兼除具有志

取沂州諸郡

以爲廣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居京師

十一月徐達克沂州初楊州興化人王宣元末爲司農掾會黃河決元以宣爲淮南淮北都元帥府都事督楮幣募丁夫統領治河功成命爲招討使率丁夫從也速復徐州授淮南淮北義兵都元帥移鎭山東益都田豐兵侵益都宣子信從察罕帖木兒破田豐復令宣與信還鎭沂州宣權勢日重因乘隙收拾山東遂竊據沂州至是徐達師至淮安遣人往沂州以書諭王宣父子使來降王信得書乃遣使納款且奏 賀平張士誠 帝遣徐唐臣李侍儀等往沂州授信爲榮祿大夫江淮行

中書省平章政事令以兵從大將軍征討信與其父陰
持兩端內實修備外佯請降　帝知之乃遣人齎諭徐
達曰王信父子反覆不可遽信宜勒兵趨沂州以觀其
變如王信父子開門納款即分兩衛軍守其地王信父
子及部將各同家屬遣至淮安若益都濟寧濟南俱下
各令信軍五千及我軍萬人守之其中軍馬分調于徐
邳各州守城然後發遣其家屬與居惟士兵勿遣分調
之後仍選其馬步精銳者從大軍北伐苟閉門拒守即
攻之唐臣等至沂州宜意不欲從征乃令其子信齎往
莒密等州募兵爲傳檄計而遣其員外郎王仲剛及信

妻父老馮等詐來犒師以緩我軍大將軍徐達受而遣之王仲剛等既還宜卽以兵夜刼徐唐臣等欲殺之衆亂唐臣得脫走達軍達聞之卽日率師徑抵沂州營于北門達猶欲降之復遣梁鎭撫往說宣宣使其郎中常某出見梁于西門梁謂之曰我郎張氏義子蚤降故得至今日王平章不降何待常歸語宣宣使迎梁入謂曰吾降吾降梁既還報達宣復閉門拒守達怒遂進攻分兵營其南門都督馮宗異令軍士開壩放水明日達督軍急攻其城宣待信募兵未還自度不能支乃開西門出降達令宣爲書遣鎭撫孫惟德招降信信不從殺孫

鎮撫、與其兄仁、走山西。于是嶧州右丞趙蠻子、莒州周鵬、海州馬驪、及沭陽日照贛榆諸縣、并隨信將士、皆相繼來降。達以宣反覆、并怒其子殺孫鎮撫、遂執宣杖而戮之、并戮王仲剛、常郎中等。命指揮韓溫守沂州。徐達等既取嶧山、青州、進攻益都路。宣慰使普顏不花捍城力戰、不能支、城陷。普顏不花死之。平章保保降。

王宣之反覆乃自取其禍也故曰自作孽不可活

十二月、我師至東平。元平章馬德棄城遁。至東阿、參政陳璧以所部五萬餘人降。又取萊州、取濟寧。元將平章陳秉直出走兗州。以東鄒縣相繼降附。又取濟寧胡廷瑞等師度三關、略光澤縣下之。進攻邵武、元守將李宗

東平東阿諸路平

部試建陽請降平

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依周公以此訓成王聖主將令其心法

茂以城降至建陽其守將曹俊聘等降　上後命湯和等由海道進取福建和偕廖永忠吳禎等自明州（即寧波府）駛程乘風進舟不數日奄至城下圍其西南水部三門一鼓克之守臣曲出遁圍丘成上出觀時世子從行

上因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勞四體樹五穀身不離畎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至于饑寒方盡爲

爲上不可不體下情之言道毀

上之道。若復加之横斂。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爲民上者不可不體下情。是月癸丑。李善長率文武羣臣表勸進。上固却之。明日善長等復請。上曰。此大事當斟酌禮儀而行。不可草草。越數日。善長率禮官以卽位禮儀進。上允之。

皇明通紀法傳錄卷之三終